携手风雨中

■本报记者 安普忠 彭冰洁 王德赛

情到深处

汽车轰鸣，尘土漫天。7月11日，虽然决口成功封堵合龙，但团洲垸洞庭湖堤防一线仍旧是一派繁忙的景象。巡堤查险、清基除障、抽水排涝……长长的钱团间堤上，随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。

我们在大堤上遇到邹甜时，她正跨步迈下冲锋舟。这位来自华容县的民兵，上午已经往返送油料七八趟，脸颊晒得通红，汗水顺着两鬓不断滑落。“垸内排涝非常紧要，抽水设备一刻也不能停。”她一边说话，一边和一位等在岸边的消防员一起，把一桶桶油料搬到大堤上的排涝车旁。离开前，她轻轻挽了一下那位消防员的手臂，两人相视一笑。

发动机再次启动，冲锋舟在水中劈波斩浪，邹甜这才告诉我们：“那是我爱人，杨忠晟。”

改革转制前，杨忠晟是一名武警消防战士，邹甜是消防队的一名聘用工作人员。虽然消防队离家仅有2公里，但杨忠晟因为任务繁重，回家机会并不多。邹甜转到人武部工作后，作为民兵连骨干参与日常管理、训练，平时也很忙碌。

“有时一个月难见一面，但我们互相理解、支持彼此的工作。”提到丈夫，邹甜总会不自觉地扬起嘴角。

7月5日下午，因洞庭湖堤防一线发生决口险情，咆哮而来的洪水淹没了邹甜的家乡——团洲垸。她的父母、孩子和5000多位父老乡亲一起被紧急转移。接到出动命令，邹甜跟父母、孩子匆匆告别，便带着紧急筹备的物资赶赴抗洪前线。

当时，通向堤坝的道路只有一条，抗洪队伍的车辆一直延伸到离大堤很远的地方。内心焦急的邹甜忍不住下车打探前方灾情，却在无意中瞥见一抹熟悉的背影。

邹甜（左）与杨忠晟（右）为团洲垸堤防一线运送油料。 朱 林摄

“前两天打电话，他还在东山镇支援抗洪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团洲垸？”邹甜心中疑惑，可那背影分明是丈夫杨忠晟。她快步上前，拍拍那人的肩膀。杨忠晟一扭头，夫妻俩四目相对，百感交集。

此前，杨忠晟去执行任务，已有很长时间没回家。团洲垸突发决口险情，两人几乎同时接到了抢险救援命令，都没来得及告诉对方，没想到在大堤上相遇。

抢险救援任务在前，时间就是生命。杨忠晟轻轻搂了一下邹甜的肩，两人没说几句话，就默契地回到各自战位。

此时，洪水淹没了垸内大片农田和房屋，只留下一个个屋顶露在水面上。杨忠晟是消防队的资深操舟手；从小在团洲垸长大的邹甜则主动请缨，成为民兵队伍的向导。两支队伍驾驶冲锋舟分头搜救被困群众，一干就是一整晚。

第二天上午，邹甜和两位战友驾驶冲锋舟出发不久，发动机便出现了故障。洪水中手机信号微弱，他们只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。

炎炎烈日下，只有一望无际的洪水，四周温度已高达40℃。连续奔波搜救的疲倦感袭来，邹甜感觉又累又渴、头晕目眩……

“早上明明看到他们进了洪区，怎么一直没回来？”此时，杨忠晟正向大家打听妻子的下落。

“邹甜三人被困在洪水中心了。”得知妻子被困、前方正在搜救，向领导报告后，杨忠晟立刻跳上船：“我熟悉路，咱们分头找！”

洪水漫溢、障碍物众多，想要搜寻定位一艘小船的位置，实属不易。杨忠晟眼都不敢眨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

连续搜寻一个半小时后，杨忠晟终于看到一艘小船正孤零零地漂浮在洪水之中。

看到救援的船只，邹甜和战友连忙挥舞双手、大声呼救。两船靠近，她一眼就认出了操舟手正是丈夫杨忠晟，瞬间红了眼眶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转移到救援船上后，邹甜问杨忠晟。

杨忠晟解释道，早上两人各自带船离开宿营地，几乎是擦肩而过，忙碌中的邹甜没有留意。当他发现妻子没有按正常时间返回，便立刻询问情况并赶来救援。

路上，两人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说话。“你再不来，我都快渴死了！”在丈夫面前，一直紧绷神经的邹甜终于放松下来。她告诉杨忠晟，自己忙了一整夜后，抽空给父母打了个电话。他们已被妥善安置，只是母亲和两个孩子都发着高烧。说着说着，邹甜的眼泪流下来。杨忠晟心里有些酸涩，他眉头紧锁，低声安慰着邹甜。

回程路短，冲锋舟很快到岸。分别在即，夫妻俩不约而同地握紧对方的手：“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。”对视过后，两人又投入工作。

“今天，是我们在大堤上第三次见面。”回想起刚刚的见面，邹甜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笑意，“知道他在这里和我并肩战斗，我感觉心里格外踏实。”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远处炊烟袅袅、白鹭成群。随着水位下降，洞庭湖已逐渐重现一些往日如诗如画的风光。这是邹甜的家乡，也是夫妻俩并肩奋战的地方。

一方水土，寄托着团洲垸群众重返家园的期待，也汇聚起团结一心、抗击洪水的力量。

“我相信，我们很快就会回家。”望着那些仍然浸没在洪水中的农田和房屋，邹甜的语气格外坚定。船只靠岸，大堤上人头攒动，民兵们正忙着新一轮物资搬运。她快步下船，很快融入其中……

说句心里话

去往远方的列车

■米锶玮

多年以后，我依然清晰记得，父亲带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情景。那画面像一股清泉，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流淌。

那年，我考上湖南湘潭的一所大学。尽管我再三向父亲表示自己能够独自远行，可父亲还是不放心：“你从没出过远门，连火车都没坐过，我实在是不放心，还是送你去吧。”

看父亲这样牵挂，我不再争辩。其实，有父亲陪我去报到，我的心里会更踏实。

离家前的一个傍晚，我干完农活，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乘凉。微风吹来，远处稻浪滚滚，阵阵稻香沁人心脾，我脑海中不禁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幻想。

此时，正是稻谷丰收的时期，庄稼人的一切行动都需要合理安排，才能不辜负一年来的辛劳。父亲一边修理农具，一边念叨着：“从村里坐大巴到县城需要1个多小时，再从县城坐大巴到市里需要1个多小时，最后乘火车去学校需要6个多小时。算上等车、休息的时间，一来一回差不多需要两天……”看着父亲认真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我了解父亲的做事风格，他总能将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。

从家出发的那天，天还未亮，父亲就去田里忙活了。母亲做好早饭后，父亲正好从田里回来。他放下农具，换了身干净衣裳，扒拉了几口饭，交代母亲一些地里的活儿，就提起行李喊我走。

几个小时后，我们顺利抵达火车站。父亲喊我跟在他的后面，要我留心记，往后寒暑假就得自己回来。他还打趣说：“要是迷路了，我和你妈可找不到你呢！”

那时候，火车票还未实行网上购票。父亲提着一个装着被褥和衣物的大袋子在前面排队，让我拖着拉杆箱在后头跟着。我们父子俩在长长的队伍里，随着人流艰难地挪动着步子。

父亲一边排队，还一边回头给我讲述他所知道的湘潭。他说，湘潭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伟人毛泽东就是湘潭人。父亲反复叮嘱，去伟人故里上大学是件光荣的事，让我一定要好好读书。

我跟在后面，点头答允。不知不觉中，父亲把票买好了。

他转过身，将一张粉色的火车票塞到我手里，叮嘱我好好保管。然后，他将行李举起来，扛在他黝黑的脖子上，喊我快跟上。在迎面而来的人潮中，我顺着父亲开辟出的缝隙，艰难地挤出了购票队伍。

火车抵达湘潭时，已近傍晚。父亲陪我把所有事情处理完，夜已经深了。那晚，我领着父亲在宿舍里过了一夜。直到现在回想起这段往事，父亲还常和我开玩笑：“我也算是在大学里待过的人哩！”

大学毕业后，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我报名参军。入伍那天，父亲没有听从我的劝阻，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湘潭火车站为我送行。临行前，父亲对我说了句非常朴实的话，铭刻在我心里许多年：“别人能吃的苦，咱也能吃。”

我应和着父亲，转过头，已是泪流满面。那列载着我绿色军旅梦想的火车，徐徐开动……

家庭秀

戴上你绿色的天空
我就成了小小的芽
让我自豪地告诉全世界吧
我会像爸爸一样
抖动绿色的枝叶
绽开绿色的翅膀
飞啦
那绿色的梦
会开出一朵比爸爸的微笑
还绚烂的花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前不久，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干部纪联曦带来队探亲的儿子来到训练场。图为体验障碍设施前，纪联曦为儿子戴上头盔。

陈程孝摄

刘延源绘

因为爱，所以坚强

■王垣镔

家 人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似乎很少流泪。就连送我入伍的那天，她也是笑着跟我说：“加油！”有时候，我会想，是什么让母亲如此坚强呢？

多年前，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调回了老家，与母亲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父亲就接到了去某军事院校学习的通知。那天，母亲牵着姐姐和我的手，深情凝望着父亲离开的背影，沉默了很久。

那年，父亲回来探亲时，赶上老家发生洪灾。来不及回家，他就奔赴现场抢险救援。母亲在家照顾姐姐和我。眼看大水有漫到家里的迹象，她左手抱着我，右手拉着姐姐，背起行李就往外跑，最终带我们到达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。抢险间隙，父亲给母亲匆匆打来电话，询问家里的情况。母亲对父亲说：“放心，孩子们有我，你注意安全。”

由于父亲常年在外，家里大事小事都是母亲来操持。儿时，我的鼻腔总是出血，母亲带我辗转去了许多家医院检查，最终确定无大碍。得到确切诊断那天，母亲牵着我走在路上，她忽然开始放声歌唱。我说：“妈，你为什么唱歌呀？”母亲摸了摸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你不知道这段时间妈是怎么过的，这下终于放心了。”那一刻，我分明看到母亲的眼眶里亮晶晶的。

“遇事先想解决办法，不要急着生气难过。”这是母亲常常叮嘱我的话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这句话便会在我耳边响起。新兵连时，我跟母亲通过书信联系。在这期间，我给母亲写了10多封信，也收到了她厚厚一沓回信。后来，父亲告诉我：“那段时间，你妈每天都去信报箱看看有没有你的信。要是有，她就啥也顾不上了，拿出纸和笔抓紧时间回信。”

母亲的回信，除了询问我生活琐事，还有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诸多教诲，比如“做人要正直”“贪小便宜会吃亏”……有的话是她从老一辈人那里听说的，有的是她对生活的总结。那些富含哲理的话如涓涓细流，缓缓在我心中流淌，给予我滋养。新训结束前，我将这些信拿出来翻看，恰巧被路过的教导员看到了。教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以后不管走到哪，千万不要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。”

入伍第二年，我选择报考军校，可是结果不尽如人意。电话那头，母亲耐心地听我把失落情绪宣泄后，说：“与其难过，不如想想接下来的路怎么走？”母亲的话，朴实却有力量，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。服役期满之际，我面临走留的抉择。如果回家，我可以继续上大学；要是留队，我就又有一次考军校的机会。后来，我果断选择了留队。

第二年，我继续备考，顺利考上军校。去学校报到前，我回了趟家。与母亲短暂相处的时光里，我的耳畔不断传来母亲的“唠叨”：“到了学校好好学习，不要担心家里；南方天气热，小心中暑；训练完别立刻喝凉水……”感受着母亲温柔的牵挂，我好像又成了那个被她保护的孩子。

时间一晃而过，岁月在母亲的身上不知不觉留下了痕迹。前段时间，我给母亲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无人接听。后来，姐姐打来电话告诉我，母亲的腿疾发作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

一时间，我心乱如麻。母亲特地打来电话对我说：“你别担心，安心工作，妈会积极配合治疗的。”听到这里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不听使唤地掉下来。

不久前，我休假回家。母亲腿脚不便，却坚持要给我包顿饺子。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后，母亲看我吃得高兴，自己也满脸欣慰。我离家前，母亲依然微笑着将我送出门，叮嘱我安心工作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一直那么坚强。无论是作为军嫂还是兵妈妈，她都甘之如饴地付出温柔和关爱，静静地滋养着我们。爱，本身就是坚强的。

期望与思念

■周 芳

那年那时

《杜甫传》里有一段内容，提到公元759年，杜甫彻底弃官，到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寄居，生活非常困难。即便如此，杜甫口袋里还要留下少许钱，坚决不用，时时拿出看看。这是他全家生存的底气，是抵御乱世薄凉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把这种心情写在《空囊》一诗里，“囊空恐羞涩，留得一钱看”。读到这里，我内心感慨万分，想到父亲曾经说过的一件事。

父亲是19岁入伍的。由于表现优异，他顺利入党提干，每个月有了工资收入。我们姐妹三个出生后，父亲的大部分工资要寄回老家给我们作日常开支，常常捉襟见肘。但是，父亲还是省下50块钱，放在箱底不动。如果手头紧，他宁愿找战友借钱支出。不为别的，那50块钱是预备给身体不好的奶奶治病急用的。父亲说，每次打开箱子看到那50块钱，他的心里便踏实不少。他仿佛看到家乡那个草顶土墙的老房子里，白发苍苍的母亲正在忙碌。对他来说，母亲在，家就有了方向。每年休假回家，父亲的脚步也更加急切。

爷爷去世得早，奶奶身体一直不好。父亲入伍当天，从家到公社，差不多5里地，奶奶却无力行走，只有大伯给父亲送行。为此，父亲为自己无法在奶奶身边尽孝一直感到歉疚。他每次写信回家，必会详细询问奶奶的病情，每个月寄回家的费用，也会安排一些给奶奶零用。一年又一年，奶奶的生命就像秋天的树叶，一天弱似一天地悬在枝头。奶奶到底没有用上父亲留下的50块钱——在母亲带我们随军的前一年，奶奶病情突然加重。父亲接到电报，匆匆赶回。许是见到牵挂的小儿子高兴，奶奶居然能起身靠在床头，对父亲说：“你离得那么远，能见到你，我也走得心安了。”她又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包，拿出一沓钱，对父亲说：“屋里屋外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这个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有50块钱，是你平时寄回来的，我攒着一直没舍得用。就想着你在外面要学习，要买好多书，什么时候手头紧了，能给你添补上。你小时候，家里困难，没念多少书。这钱你拿去买书，以后在部队，可要紧着点学习，不能落后啊。”

奶奶的一席话，让父亲泪流不止。在他贴身口袋里，他为奶奶预备的50块钱也叠得好好的。

奶奶不识字，但她知道有文化的人会很受尊重。以往，父亲回来探亲时，总是带着书和字典，时常拿出来看看。奶奶在一旁看到砖头般厚的书，总是一脸凝重。或许在奶奶心里，一直对我父亲有亏欠吧——如果有能力让儿子多读书，她的儿子会更有出息。就在父亲回到家的第二天夜里，奶奶安详地离世了。她对我父亲那一番郑重叮嘱，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父亲归队后，更加发奋图强。他将奶奶的期望时刻铭记在心里，在服役的20年间，获得了许多荣誉。当年那分别留存在家乡与军营的50块钱，寄托着一位母亲的期望，饱含着一个儿子的思念，也让我每每想起就觉得心里沉甸甸的。